



湖山清晓
黃公望寫于甲辰年九月

大医精要

新安医学研究

• 李济仁 主编

華夏出版社

当代中医专家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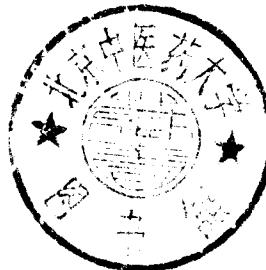
本书为安徽省科委科研基金资助课题

大 医 精 要

——新安医学研究

李济仁 主编

2015.12.3



0153103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医精要:新安医学研究/李济仁主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

ISBN 7-5080-0795-6

I . 大… II . 李… III . 中医流派 - 研究 IV . R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92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9.25 印张 213 千字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主 编: 李济仁

副主编: 李 梢 胡剑北 张其成

编 委: 余晓琪 程宜福 魏学礼

李 艳 李有伟 储崇华

王若葵 许先梅 许容平

姚利钱

前　　言

闻一知十而由博返约，从局部到整体再指导局部，盖为治学之重要途径。祖国医学博大浩远，理奥趣深，欲穷其义，实无涯际。唯取其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流派、人物、专科等，致力研究，明其意旨，再由此触及旁类，推知全貌。所谓部分含有整体之信息，天地玄机，藏之蚁动叶摇间耳。“新安医学流派”鼎盛于明清，远绍晋唐、金元，又于前代未备处多所创新，故可为深入祖国医学之门径。数年前，我主持撰著了《新安名医考》、《杏轩医案并按》，参与主编、审校大型丛书《新安医籍丛刊》，曾披阅典籍，沉思古今，益感新安医学钻之弥深，仰之弥高，上可通达岐黄之宏旨，下可裨益今世之贤生。编撰本书，是为更进一阶的融通工作，与临床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而临证之效捷，亦可逆知新安医学、祖国医学昌明之缘由。

书分“总论”、“医论医话”、“外治法”、“方论”和“医案选析”五部分。“总论”中有些许心得之笔；“外治法”、“方论”是新安医学研究中的首次尝试；余者也都省诸己身，作了些同中求异的探索研讨，以冀进一步继承和发扬。然新安医学沉潜既久，众多史料难以觅及，前人之妙悟独造、神游心印，我辈是否揣度可得，愚者所虑，得失之间，尚有俟读者、同道品评教正为感。

李济仁
识于芜湖弋矶山

1996.1.20

目 录

第一章 总 论

- (一)新安医学的概念 (1)
- (二)新安医学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2)
- (三)新安医学的历史成因 (4)
- (四)新安医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11)

第二章 新安名医医论医话

- (一)新安医学对“三焦”的研究 (15)
- (二)新安医学对中风的研究 (18)
- (三)新安医学对臌胀病的研究 (20)
- (四)新安医学对痹病的研究 (22)
- (五)新安医学对暑病的研究 (24)
- (六)汪机新感温病学说的历史作用 (27)
- (七)谈余傅山的寒邪入里新论 (28)
- (八)余涤《诸症析疑》绍介 (30)
- (九)方有执《伤寒论条辨》理论探讨 (31)
- (十)吴昆《素问吴注》注解特色剖析 (36)
- (十一)论《丹溪心法附余》之学术思想 (40)
- (十二)程履新医学思想初探 (42)
- (十三)《吴氏医验录》甘温补中法初探 (44)
- (十四)汪纯粹伤寒病学术思想说要 (46)
- (十五)吴澄理脾阴及外损说浅谈 (49)

| | |
|------------------|------|
| (十六)何鼎亨幼科治验 | (51) |
| (十七)许豫和小儿热病证治思想 | (53) |
| (十八)金硕祈脉证方治思想述评 | (55) |
| (十九)程杏轩及《杏轩医案》研讨 | (58) |
| (二十)《杏轩医案》妇科学术思想 | (61) |
| (二十一)论汪宏的医学成就 | (69) |
| (二十二)“张一帖”诊治经验探要 | (71) |

第三章 新安医学外治法

| | |
|----------------|------|
| (一)新安医学对外治法的贡献 | (74) |
| (二)外治疗法 | (78) |
| (三)外治方药法 | (96) |

第四章 新安名医方论

| | |
|---------|-------|
| 概 述 | (111) |
| (一)解表剂 | (113) |
| (二)和解剂 | (117) |
| (三)清热剂 | (121) |
| (四)温里剂 | (130) |
| (五)祛风剂 | (132) |
| (六)祛湿剂 | (135) |
| (七)祛痰剂 | (146) |
| (八)理气剂 | (155) |
| (九)理血剂 | (157) |
| (十)补益剂 | (163) |
| (十一)消导剂 | (176) |
| (十二)固涩剂 | (182) |
| (十三)安神剂 | (185) |
| (十四)润燥剂 | (187) |

(十五)痈疡剂 (190)

第五章 新安名医医案选析

| | | |
|---------|-------|-------|
| 概 述 | | (198) |
| (一)伤寒 | | (200) |
| (二)温病 | | (204) |
| (三)喘证 | | (210) |
| (四)肺痨 | | (213) |
| (五)心悸 | | (216) |
| (六)胸痹 | | (218) |
| (七)胁痛 | | (219) |
| (八)黄疸 | | (223) |
| (九)胃脘痛 | | (227) |
| (十)痞满 | | (231) |
| (十一)噎膈 | | (232) |
| (十二)关格 | | (234) |
| (十三)痢疾 | | (235) |
| (十四)疝肿 | | (238) |
| (十五)腹痛 | | (239) |
| (十六)便秘 | | (242) |
| (十七)眩晕 | | (243) |
| (十八)肿胀 | | (245) |
| (十九)淋证 | | (247) |
| (二十)腰痛 | | (249) |
| (二十一)中风 | | (250) |
| (二十二)癫痫 | | (254) |
| (二十三)癲痫 | | (256) |
| (二十四)痿病 | | (261) |

| | |
|-----------|-------|
| (二十五)血证 | (263) |
| (二十六)汗证 | (266) |
| (二十七)虚劳 | (267) |
| (二十八)产后诸证 | (270) |
| (二十九)崩漏 | (273) |
| (三十)惊风 | (274) |
| (三十一)麻疹 | (276) |
| (三十二)喉痛 | (277) |
| (三十三)目疾 | (278) |
| (三十四)疮疡 | (279) |

第一章 总 论

“新安”系今安徽徽州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六县一市的古称,因祁门县之新安山而名。

“新安”春秋属吴,吴亡属越,战国属楚,秦建黟、歙二县而隶属鄣郡。孙吴建安十三年,分歙为五县连同黟县易名为鄣郡。晋太康改称新安郡,隋易名为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更名为徽州,明清沿袭,仍领六县(歙、黟、祁门、休宁、绩溪、婺源)。新安地区名称、辖区虽多变易,然考虑到其经济文化的特殊性及明清时期新安医学的重大影响,学者意见一致认为“新安”作为特定的地理概念,在医学命名上予以保留是恰当的。

(一) 新安医学的概念

关于“新安医学”的概念,学者们认识不尽一致。有的学者笼统地指其为新安地区历代所出现的医家医籍,亦有学者认为是历史上的地区医学。我们认为,“新安医学”由于其产生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动因与背景,并且其中呈现着某种因果联系,因此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察认识是较为适当的。至于时限的界定,多数学者提出上起北宋,下止于清末。然而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徽商的经济活动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形成规模,如《夷坚志》记载宋代每年四月初八全国各地商人云集婺源,举行祭拜“五显神”活动,在苏州等地,也有徽商建的“五神庙”,说明该时期徽商的规模与人数已

十分可观。究竟徽商活动始于何时，现在难以定论，所以关于新安医学的时间上限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可以初步提出的观点是，新安医学肇自东晋，成于北宋。至于新安医学的时间下限，由于其至清末，随着徽商及徽州文化的衰落而衰落；至民国时期，虽然也出现了几十位医家，但已少有医家在医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况且新安医学的经济文化背景已不存在，所以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医学概念，其下限定在清末应该是无疑义了。

总之，“新安医学”是指新安地区医家相随徽商兴衰过程中对中医理论与临床应用成就的概括。

(二) 新安医学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新安医学自东晋至清末，昌盛不衰达数百年，其历史持续之久，学术创新之丰，医家之众，医籍之多，影响之大，在医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它对于祖国医学的发展与进步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一直为历代学者所共认。这里不作过多的文字表述，特列有关数据和外地籍人士对其所作的评价说明之。

1. 有关新安医学成就的数据

名医 668 人，医著 460 余部。其中东晋 1 人，医著 3 部；宋代 9 人，医著 5 部；元代 11 人，医著 8 部；明代 153 人，医著 153 部；清代 452 人，医著 292 部。

明清徽版医籍 250 多部，155 种。其中医典 25 种，基础理论 24 种，本草方论 42 种，临床各科 42 种，医案 7 种，丛书 15 种。

2. 著名医家名录

张扩、张杲、程汝清、王国瑞、程充、汪机、吴正伦、吴昆、程玠、程衍道、江瓘、方有执、余午亭、孙一奎、张守仁、汪宦、徐春圃、陈嘉谟、方广、丁瓒、程正道、程林、程郊倩、汪昂、郑重光、程国彭、吴谦、

郑梅涧、郑枢扶、汪文琦、许豫和、汪绂、吴师郎、程杏轩、许佐廷。

3. 医学之最

张杲《医说》是最早医史著作，吴昆《医方考》为第一部医方注释专著，江瓘《名医类案》属第一部医案专著，“宅仁医会”乃第一个医学学术团体，徐春圃《古今医统大全》、程杏轩《医述》被列入我国清代十大医著。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有着相当影响的医学著作，如《素问吴注》、《伤寒论条辨》、《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医方集解》、《外科理例》、《石山医案》、《重楼玉钥》、《医宗金鉴》、《赤水玄珠》、《不居集》、《丹台玉案》、《医学心悟》、《杂证会心录》等。

4. 重要学术见解

方有执的太阳病“三纲鼎立说”；孙一奎的“动气命门说”、“胀满火衰论”；程知的“命门为心包络说”；汪机的“营卫一气论”；吴澄的“理脾阴说”；余淙的“热能化湿说”；程国彭的“治疗八法”；郑梅涧的“白喉养阴论”；叶风“睡、忍痛、慢临盆”临产六字诀等。

5. 外地人士对新安医学的评价

①《四库全书提要》评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乃“专门之学……剖析简要，循览易明，非精于斯事者，亦不能言之切当若是也”。

②《明史·方技传》评汪机“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

③李时珍称誉陈嘉谟之《本草蒙荃》“部次集成，每篇具有气味产采，治疗方法，创成对语，以便记诵，间附己意于后，颇有发明，便于后学，名曰《蒙荃》，诚称其实”。

④吴仪洛赞扬汪昂《本草备要》“卷帙不繁，而采辑甚广，宜其为通世脍炙书也”。

⑤王子接评《医方考》、《医方集解》“集众说而成注，迭相祖述，辅翼后人，厥功伟哉”。

⑥喻昌评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始先削王叔和序例，大得尊经

之旨”，“于太阳之篇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伤卫者分属，卓识越古人”。

⑦当代著名医家评述

裘沛然评汪机运用参芪经验“足开后世医家处方用药的妙谛”。余瀛鳌认为“新安医学之医籍在以地区命名之中医学派中可谓首富”。魏长春赞《医津一筏》曰“措辞简明，说理精深，颇多心得，阅后深获其益”。

此外，日本人丹波元胤于《中国医籍考》中，收载新安医家 63 人，医籍 139 部，在其内撰之按语中，提及新安医籍者凡十五处。

总之，新安医学著作宏富，对国内外中医学的发展起过较大的促进作用，对国内外医家医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新安医学的历史成因

新安医学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医学概念，近年来一直为众多学者所注目，其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新安医学本身的卓越成就，还因为新安医学与徽商商业活动密切的互动关系，新安文化程式因果联系以及新安医学形成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催化作用对现代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启示。大量有关新安医学历史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社会崇尚及家族关系等方面，而对于文化程式本身、新理学和道教等因素的讨论尚缺乏应有的力度，以下就此三方面进行展开。

1. 徽商与新安医学

徽商的兴起，客观上对于医学事业的普及、医著的刊行、医学辅助设施的改进等等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对于医家作为经济手段谋生有着一定借鉴和改良作用。经济的发展，人们因之惜命，对家丁兴旺充满希冀，这对医学事业的深入人心也有明显的深化作

用。从医人员的数量因而增多，人员素质在竞争中有所提高，各领域之间的人员流动，儒而兼医、商而兼医等日益兴起，也就成了相应的必然。

只不过徽商作为新安地域成功的代表，实际上就是天、地、人多方面条件成熟之后，特定文化程式得以实现的产物，徽商与新安医学昌盛，仿佛同一棵树上抽出的两根新枝，存在着根本上的沟通。徽商成功背后的文化程式，行为源出的思维和人生积淀，是徽商藉以立脚生根的文化土壤，又同样是医学和其它领域藉以兴发的成功保障。徽商的成功，反过来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必然要影响到当时整个新安地域的风气，加深和巩固新安地域的文化氛围。风气既开，互相推助，转而文化之上，风气之下，同样是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业医者中，那种文化的意绪随之也荡漾开来。敢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善于沟通的合作精神，这是徽商与新安医学相对开放的一面，传统伦理观念所滋生的具有内在约束力的诸如传统家规等等，这是徽商与新安医学相对制约的一面，二者形成一个大的矛盾，推动了医学事业本身的发展和兴旺。

新安地域峰峦叠嶂，风光灵秀，外地曾为兵灾祸结，这里却是桃源之所。特定地域的文化，曾经历过两次显著的结合。第一次是由外而内的结合，汉末、两晋和南朝至唐、宋期间的三次人口大迁徙中，北方中原地区不少缙绅仕宦流入新安，随之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与徽州当地人民的文化、生产相互渗透融合。第二次则是以徽商为先导的，儒家文化与实用观念的结合，以及伴随着贸易人员的出入来往，本土文化与外界信息由内而外的渗透融合。徽商因为内心文化情结的难以释怀，他们的行为也始终未能尽脱以儒为旨的儒商之道，如明故处士黟阳吴君墓志铭“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贾而佐儒，盖出者（贫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贏者（富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这些右儒左贾、或贾而佐儒的儒

商，在物质之外，便尤有精神的追求，精神文化的建设，也成为他们物质投入的重点，徽辖六县，共有书院 54 所，学社 562 所，程梦星、江鹤亭等巨富大贾，大量购进书籍，道光《徽州府志·艺文志》载明清两朝治经为明时经 162 部，史 185 部，子 237 部，集 514 部，清时经 310 部，史 121 部，子 278 部，集 579 部，共著 2486 部，其中不少著述出自商人子弟。儒商之道，以及他们对于新安文化事业的参与、建设之功，可见一斑。商与儒结合模式的兴起，大批有学之士随之也纷纷跻身于经世致用的学业之中，尤其是医学，既不受商业投入之初的那种多条件制约，又避免了儒生生涯的风雨飘摇、空虚无凭。此外残存的“轻商”意识，酿生了徽商的文化情结，良医、良相之说的久在人心，却为医学作为立身之本，普遍地赢得济世活人的民间声誉，赢得儒生乃至民众的青睐提供了心理保障。因此医学事业成了新安地域新兴文化程式的最佳契合点，业医者本身的地位日渐为世人看重，儒与医、商与医的结合日渐成为一种群体意识。于是，以整个新安地域文明的进步为基础，以儒商结合的成功为先声，以精致文化的涌现为应和，新安医学事业也自此勃兴起来。同时，地域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程式的开放，又成了新安医学领域把握历史机遇的先决条件。

明末理学的发展盛极而衰，思想自由的旗帜在各行业间开始飘扬，但自由主义者本身尚未建立起巩固的营垒，没有诞生统一的新的思想，新、旧势力的冲突带给人的只是偶像的崩溃和各自深入自主的思考。新安地域及时地受到了这种文化转型期特定氛围的渲染，徽商的发达本身说明的就是“抑商”观念的瓦解和新兴文化思潮的汲取。新安医学同样地摆脱了旧有保守观念的束缚，行业间洋溢着一种从来很少有过的轻快的情调，逐步走向了各谋发展、各辟新地而又分中有合的道路。当然，新潮的来袭并不能迅捷地让人根本改变传统积淀下的思维模式，新潮也必须与本地固有文

化相融合,达到一个调谐的适中状态,嬗变出相对新颖的思维方式。新安地域在新、旧两方面因此几乎是处于一种最险绝之间的平正状态。且不说新安医学的发展后来是表现出了一种得风气之先、蔚为大观的景象,当时徽商在举国经济中的影响,那种驰骋九州、气吞八方的气势,已可以说明新安地域的思潮为举国之先导。但同时徽州又是程朱理学、江戴朴学的桑梓之地,传统伦理观念的根深蒂固可以由徽州大量的牌坊群、《歙县志》中占了大半篇幅的烈女传来加以说明,新安古郡厚道纯朴的民风,从文化艺术建筑等等中体现出的和谐淳朴的气质,也是经久不变的历史事实。新安地域的文化程式便在这新、旧势力的冲突中得以逐步调和、稳定和深化。儒家文化基础上的伦理基因仍然是这种新兴文化的核心和支柱,是徽商和新安医家固守的“德”之大坊。他们内心深处那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情怀操守、道德节气不容移易,因此徽商不会去与官僚买办、外国势力结党营私,新安医家则始终保持着可贵的敬业、钻研精神,临证时的实事求是,体恤病家苦痛,成了他们系诸心灵的原动力。业医者对自身素质中最重要的一环——品格、医德的追求,是他们从事医学事业的出发点又是归宿,不会因为一时的世事变迁而有所堕退。而新风的来袭,从另一个侧面发挥影响,又可以变更业医者思维行进的审视角度,可以变更各人对传统的采集、挖掘方式,由此打破了原有的封闭、孤立局面,新安医学呈现出了一种自由开放,相辅互助,丰富多彩的势态,学术空气在彼此交流中也得以空前活跃起来。

也正是这种不盲从于新风和旧学,禀承了传统儒学的精神实质,又有选择地汲取了新的文化风尚,在二者相谐的新型文化程式之上,历史机遇、地缘优势、人的素质三方面优势,在新安医学领域中相继显现,进而成了新安医学自此昌明不可或缺的天、地、人三方面重要因素。

2. 理学与新安医学

徽州为程朱桑梓之邦,浓郁的理学之风虽然未能在新安医学故土中催生出像丹溪、景岳之学的灿烂之花,却也沁透出阵阵新儒学与医学缔姻的芬芳。新安医学家自宋代以下多为儒医,其对丹溪、景岳二家学说的青睐可以反证出理学对新安医学的影响。公元十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我国哲学界、思想界,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关于理、气、性、命、心、情、道、器的论争,最终促成了理学的不同学派,而其中集大成者,当推南宋之朱熹。由元而明,由明至清,五六百年间,朱子之学风靡天下,元仁宗 1313 年发布的国家主课考试以朱注为官方解释之命令,更是朱子之学登上至高至尊的神龛,全国士人的思想几乎完全受其支配与控制,“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当初玄无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会使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极复动,动极复静,循环流转,其实理无穷,气亦与之无穷”(《朱子全书·四十九》)。朱子对于宇宙运行方式的悟述以及它所包含的宇宙单一有机体的概念已经成为他们世界认识观的核心成分之一。正因为新儒学占据正统之文化地位,它对民族医学产生作用是必然的,而它的影响、渗透、制约主要是通过医生来实现的。其大致有两条渠道,一条是作为时代的精英思想必然统治整个社会,儒学通过官方舆论、文化教育、道德约束等形式对当时医生不可避免地发生作用;另一条,通过“士”这一儒学传统文化的代表者直接参与医学而发生影响,而后一条在新安医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师从朱熹弟子许文懿的朱丹溪,本身就是理学渗入医学的首创者,从“天地阴阳之运升降盈虚未尝暂息,阳常盈,阴常亏”(程颐语)中嬗变而来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就显得十分符合新安饱学儒医们的口味,而使之情有独钟于斯。明·嘉靖年间,休宁名医方广,历经五年星霜倾注心力,辑勘、阐释丹溪之学,编著而成《丹溪心法附余》;“足开后世医家处方用药妙谛”(裘